



庄花杏

(部說篇中本画圖)

草 厂 編 著

北 京 出 版 社

4400

杏 花 庄

(圖画本 説部篇)

草 厂 編著

鏡涵 伯实 作圖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根据元人杂剧改写的。其中某些地方，并参考了《水浒传》，重新予以安排。

故事大略是說：梁山附近有一杏花庄，老汉王林在庄中卖酒。某一天，有人冒充宋江、魯智深，前往吃酒，搶走了王林女兒滿堂嬌。李逵这日恰好下山，聞知此事，也不仔細研究，就信以为真，十分忿怒。当时赶回山上，砍倒“替天行道”的杏黃旗，大鬧忠义堂。宋江当时力辯沒有这事，李逵只是不信。宋江就和李逵打賭，以砍腦袋定輸贏，同到杏花庄，讓王林指認。王林認出，搶滿堂嬌的另有其人。李逵輸了，經燕青解說，叫他負荆請罪。后来宋江就命李逵去捉那两个冒名的坏人，把滿堂嬌送还给王林老汉。因他立了这一場功劳，宋江才饒恕他莽撞慢上之罪。

这个故事說明有一些主觀主义者，尽管心是好的，但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，就急躁办事，以致产生許多錯誤。

杏 花 庄（圖画本中篇說部） 草 厂 編著 饒涵、伯实 作圖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號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印張：1 10/16 • 字數：30,000

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35,000冊

統一書號：T10071·168 定價：(6) 0.15元

統一書号: T 10071·168

定 价: (6) 0.15元

一、卖 酒

宋朝宣和年間，好汉宋江，把寨为头，聚弟兄于梁山，結英雄于水泊，三十六大伙，七十二小伙，上十万的喽罗。八方共域，异姓一家；仗义疏财，替天行道。你看他：威鎮山东，令行河北。真个是：烈烈轰轰，十分兴旺。

这梁山上的好汉，專一劫富济貧，鋤强扶弱。头領們閑常下山，遇有客商車輛人馬，任从經過；若是貪官污吏，箱里搜出金銀时，一个不留。即便三二百里以外，有那广积錢粮、害民的大戶，以及欺压善良、暴發的小人，便引入去，公然搬取上山。安分良民，小商小戶，却安居乐業，不受惊扰。因此上，繞着梁山周圍几百里地帶，倒是人烟不断，鷄犬相聞。

且說就在梁山西边附近，有一座村庄，名叫“杏花庄”。这庄子里的人，最愛的是种杏树，庄前庄后，山上山下，一片全是。当那春季开花之时，燦爛似錦，好看煞人：这杏花庄之名，原不是随便得来的。

杏花庄也有百十戶人家。只在庄子尽头，杏树上挑着一个草帚，那下面开着一个小小的酒店。卖酒的是一老汉，名叫王林。原是一家嫡亲三口，老夫妻帶着一个女孩兒，日子过得倒也和美。不幸老媽媽亡故，剩下父女二人，相依为命。

王林老汉这个女兒，已經十八岁了。虽是貧穷人家出身，偏是生得美貌非常，千嬌百媚，那远近人家，都喚她做“滿

堂嬌”；因為喊得慣熟了，王林老漢平日也就這麼呼喚起來。

女兒家到了那般年齡，按着當時規矩，早該與她擇配、許給人家的了。却因老媽媽在日，揀精揀肥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以致耽誤下來。老媽媽亡故了，王林老漢更是離開女兒不得，想着坐山招親，選一個入贅的女婿，急切間還只是找不着一個合適的。

這滿堂嬌在家中，照管燒茶煮飯，洗衣漿衫。遇着酒座上忙時，免不得也上前去，幫着揩抹碗筯，調和汁水。既是賣酒人家的女兒，就說不上甚么拋頭露面的話了。

常到老王林酒店里吃酒的，有些是杏花莊里的鄉民，有些是過往客商；因它靠梁山近，更多的酒客，乃是梁山上的小頭目和嘍羅們。大頭目來的却少；只有那黑旋風李逵，吃酒沒有個够，不管醉是不醉，從這裡經過時，總得吃上几碗。



王林老漢和他相熟了，知他是直性人，彼此倒是談得投機。

每年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，是春秋兩季中最好的日子，郊外游人分外眾多，有上墳祭掃的，有尋花問柳的。遇到這些日子，老王林酒店里的生意，也比平常興隆得許多。

這日，正趕三月初三，老王林早就安排得妥當，燒的旋

鍋兒熱着，等候吃酒的人來。那滿堂嬌今天更自打扮得干淨，鬢邊插一枝鮮艷的杏花，這邊揮揮塵土，那邊看看天色，進進出出，忙個不停。

二、求 漿

日色將近正午，只見遠處有兩騎馬，飛奔而來。前面的那人又矮又黑，后面的却是个稍長大漢。行近老王林酒店，腳步放得慢了，只听后面那人說道：“大哥！你我且在此處，飲个三兩杯，解解口渴如何？”

前面那人道：“兄弟說得也是。”

說着，兩人滾鞍下馬，只把韁繩系在店外老杏樹上；一先一后，進入店來。

老王林見有酒客，便上前張羅。那二人揀了一副座頭，靠着窗口坐下。

矮黑的那人問道：“有酒么？”

老王林沒口連聲應着：“有好熱酒哩！”

那人又問：“有牛肉么？”

老王林道：“有花糕般煮下的肥羊肉，剛自煮熟，香着哩！”

那人道：“好，



与俺先打四角酒、切一大盤羊肉来。”

王林老汉应声去到后边，却先告訴女兒道：“外面来了兩個吃酒的人，騎的高头大馬，腰系紅絹搭膊，看那模样，有些似梁山上下来的头領，你可小心把酒旋好，休得惹他不快。”

滿堂嬌道：“女兒自会料理，爹爹何須放心不下。”

老王林出去，送上杯筋，排了下酒果品。香噴噴的肥羊肉，热騰騰的美酒。那兩人一面吃酒吃肉，一面称贊：“怪道人說杏花庄虽則村酒，不同平常，果然是好！”

老王林听人道他酒好，就覺高兴，一碗一碗篩將來。那兩人吃得口滑，只顧要，一人都吃了十来碗。

酒吃得多，話也說得多了。那梢長大汉問着王林道：“你也認識俺兩人么？”

王林說：“老汉眼花，不認得哥哥們。想来，都是梁山上的头領么？”

那梢長大汉指一指道：“俺这大哥，姓宋名江，人称‘呼保义’的便是。只俺，叫做‘花和尚’魯智深。”

老王林一聞此言，又惊又喜，連忙說：“不知是太僕駕到，未曾远迎，接待多所不周，还請不要見責。”——原来这“太僕”是古代專給皇家管理养馬的官兒，地位却是不低。在宋朝时，对那江湖人物，是知些武艺的，都用这太僕相称，显着尊敬。这话表过不提。

矮黑的那人，这时便說：“俺那山上的头領們，多有来你这里打搅的；若有誰欺負了你，只管上山告訴俺，俺自与你做主。”

老王林陪笑說道：“太僕說哪里話来！你那山上头領，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汉，怎会欺負平人！老汉这小小买卖，多亏头領們照管，讓老汉吃得一碗平安飯，还該謝过太僕才是。”

王林說着，就去另添了一盤肉，篩了兩碗酒，用勸盤捧着送上道：“這算老漢略表一點孝敬之心，請兩位太僕，在老漢手里，干了這一碗。”

那兩人哈哈一笑，大刺刺地便伸手取過酒來，仰着脖子，一飲而盡。

三、敬 客

吃罷了那杯酒，矮黑的那人卻又問道：“不曾起問：老人家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

王林老漢把名字說了。

那稍長大漢便道：“原來你就是老王林。閑常也听人說，杏花庄老王林家的酒好，今朝一試，果不其然。”

老王林笑道：“承頭領們過獎了。”

那稍長大漢又說：“江湖上有人言道，杏花庄老王林酒店，有一傳家之寶，名叫‘滿堂嬌’。不知是何等寶器，也能讓他們看上一看么？”

老王林道：“滿堂嬌是我小女的名字，哪里是甚么傳家寶器，頭領听得差了。平日家，我那小女也帮着伺候酒客；今天因聞得是兩位太僕，却自害羞，不敢出見。既承問起，老漢便着她出來敬酒。”

矮黑的那人道：“既是千金閨女，不見也罷。”

那稍長大漢却說：“王林老漢一番好意，大哥就領了他的吧！”

老王林也不管他二人如何商量，只徑自跑到后面，高高兴兴和女兒說：“梁山上的宋太僕，亲身在此，孩兒，你出去敬他一杯。”

滿堂嬌羞羞澀澀地說道：“女兒穿得这般模样，怎能見得那宋太僕。”

老王林道：“誰不知道梁山宋太僕，乃是大仁大義之人，豈能笑我等窮苦。他來至我這酒店，便是你我天大的臉面；你若不去敬酒，倒被人耻笑，道我們不知禮哩！”

滿堂嬌還只說：“只怕不中么？”

老王林道：“不妨事！”說着，連推帶搯，就把滿堂嬌領至酒座前面。

那滿堂嬌見着二人，施禮萬福了，便站立一旁。王林老漢遞過勸盤，篩了兩杯酒，她也就怯生生地敬過。

這時，矮黑的那人，卻從滿堂嬌手中，取了那副勸盤，把面前酒，斟上一碗，送與王林道：“辛苦了老人家，心中不安，俺也回敬一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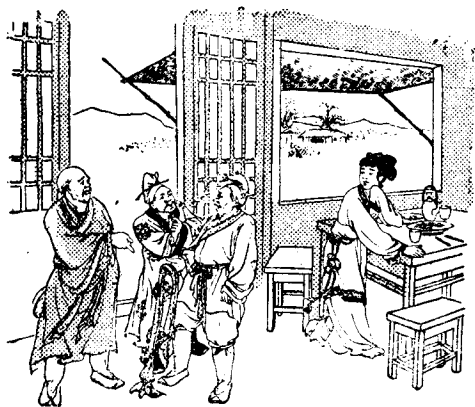
老王林見是宋太僕敬酒，恭恭敬敬，一面口中說着“不敢”，一面雙手捧了吃下。

矮黑的那人，敬過酒，又自解下了腰間系的那紅絹搭膊，

送與王林道：“老人家，你那衣裳怎地破了老大一塊？俺將這搭膊送與你，你好用來補那個破洞。”

老王林只認做宋太僕恤老憐貧，便千恩萬謝地接過。

誰知他不接還



好；剛一接過，却見那梢長大漢，大笑着站起來道：“王林老漢，你知道俺大哥的意思么？”

老王林聞言一楞，答不出話來。

那梢長大漢接着便說：“俺大哥自从杀了閻婆惜，至今尙無一个压寨夫人。是你女兒生得端正，俺大哥心中喜欢。适才敬你的酒，便是訂亲的‘肯酒’。俺知道，你不应允亲事，是不会把这杯酒飲下；既然飲下，便是‘肯’了。适才送你的搭膊，便是放的‘紅定’。那条搭膊，不是紅絹做的么？你不应允亲事，是不会把这紅絹收下；既然收下，便是俺大哥定妥了这头亲了。”

老王林这时目瞪口呆，手里捧着那条紅絹搭膊只是扑簌簌地乱抖，沒个安放处所。

四、劫 嬌

且說那滿堂嬌，原只在一旁，听着那兩筹好漢，和父亲說話，听得有些呆了。及至听到甚么定亲的話，掉轉身就要走。还不曾挪动脚步，却被那梢長大漢，一把抓住，說道：“俺这大哥，天下聞名。他討你做压寨夫人，也不辱沒你，难道你还有甚么不願么！你父已自应允了这头亲事；只今日便是个好日子，也不要你家的賠送，你也不必怎么梳妝打扮，外面現成馬匹，就此接你上山，与俺大哥成亲去。”

那王林老漢，拋下搭膊，上前拉扯道：“你等便是梁山上的太僕，也不当这般行强的呀！”

那梢長大漢，輪起一双大眼，喝了一声道：“明是你亲自应允，怎說行强！俺魯智深須不是好惹的！你若再如此胡言乱語，俺便一把火燒了你这烏店！”

滿堂嬌這時被那梢長大漢拿住，就似老鷹抓住小雞，哪里掙身得脫；只顧沒口子叫喚：“爹爹快快救我呀！”

老王林也顧不得性命了，一頭就朝那梢長大漢撞去。那大漢雙手拿住滿堂嬌，倒是回手不得。却只見矮黑的那人，過來攔住，笑着說道：“老人家，俺和你女兒成親，你便是俺的泰山，何須如此動氣！今日俺接夫人上山，到了三朝，也按俗禮回門，你父女便可相見。常言道得好：‘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’遲早是要許配與人的；像俺這樣的女婿，你還沒有面子么？”

老王林哪里去听他這些言語，却因身子被他攔住，走不近滿堂嬌那邊去，急得亂擺亂撞。矮黑的那人，也不回他拳腳，只笑嘻嘻地接過老王林的双手，一把攔住。休看他人生得矮矮，有的是牯牛般氣力，老王林掙扎不得。

滿堂嬌被那梢長大漢，拖出了門。尽管她哭罵打踢，一些用處也沒得，硬被推上坐騎。滿堂嬌哭着喊叫“爹爹”，王林老漢哭着喊叫“孩兒”，一個在屋外，一個在屋里，這兩個人，只沒那兩個漢子奈何。



那梢長大汉把滿堂嬌推上坐騎，自己隨着飛身上馬，緊緊抱住。回過頭，喊一聲：“大哥！俺給大哥把新夫人先送上山，大哥这就快來吧！”

矮黑的那人見已得手，便放了王林老漢，大步出門。王林搶過去，要抓那人，不曾抓着，自家倒栽了一個跟頭。爬起來，趕至門外，那人已然上了馬，揚着鞭子，向王林老漢說道：“泰山休要煩惱！只三日，俺便送你女兒回門。今後來，你我兩家，時常走動，俺還要接泰山上梁山去耍，使你父女團聚。”說着，拱拱手，又還道聲“羅唵”，勒緊繮繩，那匹馬，四個蹄子好似翻盞撒鉞，竟自去了。

五、思 女

老王林見女兒滿堂嬌被人搶去，心中苦楚，放聲大哭。屋里走至屋外，屋外又進到屋里。走進屋里時，看到床帳被褥，鍋瓢碗盞，便叫道：“滿堂嬌，我的孩兒呀！你好生受苦呀！這是你爹誤了你。早是將你許配了遠處人家，哪里會有這場的禍事哩！你痛煞了我了！”

走出門外時，遠遠看着那烟水迷蒙、雲霧縹緲的梁山，便指着罵道：“你那梁山泊，水不甜，人不義！甚么替天行道的宋江，只是一般該殺該剮的強人！你今日搶了我的女兒去，明日你便不得好死！”

你看他：哭一陣，叫一陣，罵一陣，咒一陣，只沒個奈何處。他把那二人吃過酒肉的碗碟，一齊拋擲在地，用腳死命地踐踏；坐過的凳子，也被踢翻了。

這天雖是三月三，偏巧沒甚酒客來。那王林老漢，形影只單，好不傷痛。鬧了半晌，自是十分疲倦，這便拿起瓢來，

揭開酒缸蓋兒，舀了一瓢冷酒，就那么汨汨地咽將下去。迷迷糊糊地，靠着酒缸，流着泪。忽然間，却听得前面有人說話，好似滿堂嬌的聲音；趕着出去看時，哪里有人，只是杏樹叢中的鳥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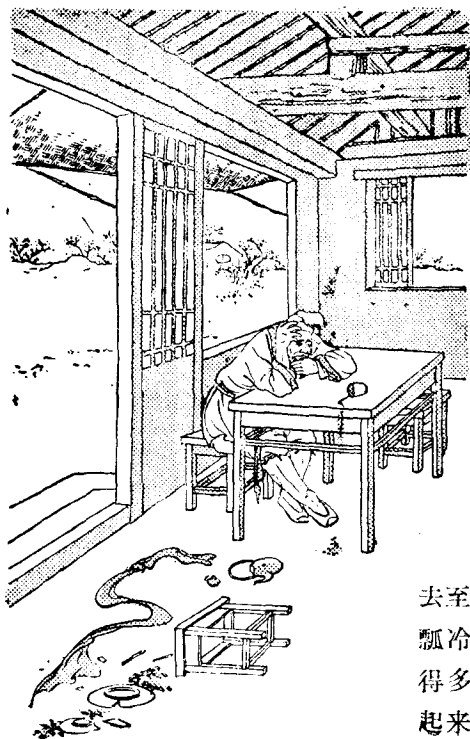
那老漢又喊了幾聲：“滿堂嬌，我的孩兒呀！”哭着，摸進房里，倒在土炕上，悶沉沉地睡着了。

睡不多久，他便做了一個夢，夢見女兒回家來了，頭上插的杏花，比在家時還插得多。不知怎么一來，又夢見不是的，女兒只被綁在梁山忠義堂的大柱子上，那個稍長大漢魯

智深，正用潑風似的牛耳尖刀，開膛剖肚，取他女兒的心肝吃。他哭得醒了轉來，甚么便都不見。

他還想再夢見女兒，偏只睡不着了。頭疼眼花，渾身難受。心里想道：“睡不着，就做不成夢；不吃酒，怎么能睡得着哩！”這便爬將起來，又

去至酒缸旁邊，舀了一大瓢冷酒，再咽下去。酒喝得多了，果然一会又睡將起來。这回沒有夢見女



兒，倒是又夢見了那個梢長大漢，一人來至酒店，說是：“你女兒與我大哥成親，我們便是親戚，怎麼我來了，不請我吃喜酒？”王林老漢想着，打又打他不過，只好不去理他。那大漢坐在座頭上，發起威來：鬍子一根根向前直戳，好似許多箭頭射着人；一雙眼，睜得核桃大小，露出凶光；一對拳頭，搥着桌子，直叫“拿酒來，拿酒來呀”！王林老漢，又恨又怕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，却驚將醒來，知道仍是一夢。

夢雖醒了，耳旁還是听着那“拿酒來”和搥桌子的聲音。仔細凝神一聽，可不正是前面酒座上有人呼喚。而且那個聲音，王林老漢也自很熟，不是別人，乃是梁山頭領，人稱“黑旋風”的李逵便是。

王林老漢只知自己女兒被宋江、魯智深搶去，心裡恨着梁山，有些不願賣酒與李逵吃，這就仍然裝做熟睡，不去理睬。

六、買 醉

且說梁山舊例，每逢清明、重陽，都要放假三日，讓弟兄們下山，上墳祭掃。那家鄉離得遠的，或有甚么不便的，就只在近處玩耍玩耍。黑旋風李逵，得着這個假日，第一高興處，乃是盡量吃酒。山上原不是沒有酒吃的，只因拘束太多，總覺不甚痛快。這日，他在山下已自吃了半日酒，安排回山，路過這杏花莊，到得老王林酒店門首，身不由己，兩條腿直往里走。一坐下來，便喉嚨發痒。不見老王林，他急着搥起桌子，雷聲般的叫喊。王林愈不出來，他愈叫喊得厲害。

老王林見不是事，只恐犯了他的牛性，打壞桌椅板凳事

小，碎了酒缸、伤了人时，可不是耍子。勉强强，挣扎着出来。

他刚一露面，尚未说话，那李逵就喝问道：“你这老汉，好生惫赖，明知是我在此，躲避不出，却是为何？”

王林道：“是老汉多饮了两杯闷酒，一时睡熟，未知哥哥前来，请恕罪吧！只不知哥哥要酒多少？”

李逵道：“你只照平日样子，与我筛酒上来，休得问多问少！”说着，从袋里挖出一块银子，抛了过去，问道：“这银子，够你的酒钱么？”

王林直道：“多！多！多！”接过银子，就去筛酒。一面筛着酒，一面想着女儿，心下难受，泪眼婆娑。

那李逵不知就里，看老王林这副模样，心中不快道：“你这老汉，我也不白吃你酒，你为甚做脸色与我看？”

王林道：“老汉自有烦恼，哪里敢与哥哥做脸色。”

李逵道：“你且说，你有甚么烦恼？”

王林道：“哥哥只管吃酒。这别人的家务事，你不问也罢！”

那李逵是急性人，哪里憋得住，把老王林按住坐下道：“往日里，你和我有说有笑，遇事都不瞞我；今日为甚吞吞吐吐？你再也不说时，休得怪我无礼！”说着，从腰间抽出那双板斧，向桌上一拍；几个酒碗，被震得叮叮当当的乱响。

老王林倒也不惧，他说：“哥哥不许别人烦恼么？”

李逵道：“我只要你說，为甚烦恼。”

王林道：“我为了女儿和人成亲的事。”

李逵哈哈一笑道：“常言道，世上有三不留：‘蚕老不中留，人老不中留，女大不中留。’你那女儿，已到这般年岁，和人成亲，本是正理，你烦恼甚么！”

王林不答言語，倒是哭將起來，直叫着：“我那滿堂嬌孩兒呀！”

李逵又道：“你这痴老汉，既然如此煩惱，就不該將女兒許與人。”

王林道：“我何曾許與人，是被人搶了去的。”

李逵道：“是誰搶了去的？”

王林道：“我知是誰！——是兩個強盜！”

李逵一聞“強盜”二字，心中有氣，舉起板斧，朝着王林說：“只我便是強盜！我却几時搶了你的女兒？”

王林道：“我本沒有說哥哥你呀！”

李逵道：“不是我，却是誰？”

王林道：“是那個不仁不義的宋江！”

王林剛說了“宋江”二字，李逵的板斧，却自喀嚓一聲，砍將下去。



七、還 山

黑旋風李逵，平日最敬的是宋江；听王林老汉說宋江搶了他的女兒，不由心中不惱，舉板斧就待砍去。抬起手，忽又想道：“其中莫非有甚么曲折？”因此，他就把板斧砍在酒桌上，入木數寸，立在那里。